

喜從何來：魯迅《復仇（其二）》重讀

Whence Comes Joy? A Rereading of Lu Xun's "Revenge (II)"

楊俊杰

YANG Junjie

作者簡介

楊俊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YANG Junji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Lu Xun's "Revenge (II)" is a rewriting of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in the Gospel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is rewriting and the original text warrants careful examin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Lu Xun's reading of the Russian writer Artzybashev's novel *The Worker Sheviriof*, and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e great joy, death, and vengeance experienced by Jesus in the crucifixion as depicted by Lu Xun, while inspired by the image of Sheviriof, remai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his. A Sheviriof-like Jesus Christ is ultimately not Sheviriof. The joy derived from death in Lu Xun's portrayal of Jesus subtly resonates with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Christianity itself.

Keywords: Lu Xun, Jesus Christ, revenge, Sheviriof, great joy

一、魯迅的耶穌基督：恨與喜

1924年12月耶誕節要來到的時候，第一次在西三條21號住處過冬的魯迅，依據新約福音書裏面的內容，對耶穌基督受難故事進行編寫。“點起一支紙菸，噴出煙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2：167-168），^①是魯迅在“秋夜”裏的感受。構思寫作這篇《復仇（其二）》的冬夜，或許也是如此。並非基督徒的他，耐人尋味地以一種文學的方式，紀念這位著名的受難者。筆墨完全聚焦於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事件，寫他的痛、他的悲，還寫到了他的恨——“然而仇恨他們的現在”（2：178），仇恨那些樂意把他釘在十字架的人當時那狂熱、愚昧的模樣。這是新約正典、尤其四篇福音書沒有寫到的內容，甚至可以說這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要抵制的事情。魯迅的紀念與致敬，並非沒有新奇之處。

被釘十字架以後，耶穌基督說了哪些話，四福音書的記錄並不一致。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三者，相近之處較多，故合稱“對觀”福音。就這裏所關注的事情而言，馬可福音、馬太福音還是可以合到一起。馬可福音所呈現的，只有臨終前那句來處至今仍覺模糊的“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Eloi Eloi lema sabachthani）。馬太福音與之高度接近，然而並非“以羅伊”而是“以利”（Eli Eli lama sabachthani）——卻因此與舊約詩篇22章1句的希伯來語原文（Eli Eli lamma azabtani）更為接近。籠統說來，兩位作者在用希臘語寫成的文本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魯迅譯《工人綏惠略夫》考釋與研究”（22BWW013）階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A Textual Research and Study on Lu Xun’s Translation of *The Worker Sheviriof*” (No. 22BWW013).]

^①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67-168頁。以下均將在正文裏直接標以卷數、頁碼。[LU Xun, *Lu Xun Quan Ji*,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5), 167-168.]

裏對耶穌基督臨終之言所做的記錄，想必就是詩篇22章1句所要表達的意味——“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太27：46，可15：34）。《復仇（其二）》此處，“他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楚的波。遍都黑暗了。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上帝，你為甚麼離棄我”，與馬可福音相同。據此可知，馬可福音是魯迅所依託的重要底本。^①

臨終前的話，在路加福音裏是“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到你手裏！”（路23：46），在約翰福音裏是“成了！”（約19：30）。約翰福音、路加福音的相同之處在於，在它們的記載裏，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還說過一句話——哪怕所記載的具體內容並不相同。在約翰福音裏，“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了”（約19：26-27）。也就是說，耶穌基督的那句話，是把母親託付給約翰。路加福音則是，當另外兩個犯人被釘在旁邊以後，“……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這句“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ἄφες αὐτοῖς, οὐ γὰρ οἴδασιν τί ποιοῦσιν），向來被認為是基督教“寬恕”思想的正典出處。吉拉爾（René Girard）在討論替罪羊機制的時候指出，福音書裏的耶穌基督一方面對替罪羊機制持着明確予以揭露和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對參與替罪羊機制的人們持着寬恕的態度——路加福音這句話，由此為吉拉爾所看重。^②寬恕之中，當然不會完全沒有審判與譴責。然而，如魯迅這

^① 陳龍斌：《馬可福音的結尾：從魯迅復仇（其二）談起》，《聖經文學研究》第7輯（2013），第248頁。[CHEN Longb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spel of Mark: Starting from Lu Xun's Revenge (II)"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no. 7 (2013): 248.] 最早對底本問題做出仔細考察的，是日本學者高田淳。參見：高田淳：魯迅の復讐について『野草』「復讐」論として、併せて魯迅のキリスト教論について，東京女子大學論集18.1（1967），第3-7頁。[Atsushi Takada, "On Lu Xun's Revenge: As a Theory of 'Revenge' in *Wild Gr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Lu Xun's View of Christianity," *Tokyo Woman's Christian University Ronshū* 18, no. 1 (1967): 3-7.]

^② 【美】吉拉爾：《替罪羊》，馮壽農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第250頁，第268頁。[René Girard, *Le Bouc émissaire*, trans. FENG Shouno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 250, 268.]

般往“仇恨”方面設想，終究還是有些新奇。^①

新奇之處還在於，魯迅特意寫到了耶穌基督的喜。這種喜，甚至在層次方面有遞進特點。先是“痛得柔和”和“痛得舒服”——“丁丁地響，釘尖從掌心穿透，他們要釘殺他們的神之子了，可憫的人們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響，釘尖從腳背穿透，釘碎了一塊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們自己釘殺着他們的神之子了，可咒詛的人們呵，這使他痛得舒服”（2：178）。然後是“大歡喜”——“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2：179）。不消說，這是四福音書都沒有講到的事情。

有研究者提醒說，宜將《復仇（其二）》與安德列耶夫的小說《加略人猶大》關聯起來進行理解。安德列耶夫也是“直接以耶穌受難故事為題材”，也是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切入”，對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複雜心理”作了描寫。^②這確實是一個值得仔細探討的話題，安德列耶夫可是魯迅當時特別看重的外國作家。小說對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情形，尤其是“釘”的過程——透過出賣者猶大的觀察與感受——做了描寫。“錘子舉起來，要往木樁上釘耶穌左手的時候，猶大閉上了眼睛，他久久地無法喘息，他看不見，也活不得，只能側耳傾聽。但馬上便傳來鐵器錘打鐵器的響聲，一次接着一次，沉悶、短促、壓抑的錘打聲，——能聽見尖銳的釘子如何鑽進鬆軟的木頭，漸漸撐開它的紋理……一隻手。還來得及。另一隻手。還來得及。一隻腳，另一隻

^①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頁。[YANG Jianlong, *Kuang ye de hu sheng: Zhongguo xian dai zuo jia yu jidu jiao wen hua*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1998), 28.]

^② 劉雲：《復仇（其二）與耶穌的神人二性》，載邵元寶編：《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453頁。[LIU Yun, “Revenge (II) and the Duality of Jesus as Both God and Man,” in *Ben wei he you zhi: ye cao yan suo xin ji*, eds. HAO Yuanb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453.]

腳——難道全部結束了嗎？他遲疑地睜開眼睛”。^①要是魯迅真讀過這篇小說——魯迅所能讀到的譯本，至少有1909年出版的安德列耶夫小說德譯集《加略人猶大及其它》、1910年出版的安德列耶夫小說英譯集《加略人猶大》，^②故而，《復仇（其二）》所描寫的“釘”的過程，必然得益於這位俄國作家的啟發。不過，《加略人猶大》沒有對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心理進行描寫，更沒有寫到被釘者的“痛得舒服”，抑或“被釘殺了的歡喜”又或者“大歡喜”。

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對《復仇（其二）》也有所留意，並將耶穌被釘之痛的描寫同舊約詩篇22：14-16聯繫起來——“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心在裏面如蠟融化。我的精力苦幹，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的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塵土中。犬類圍着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③只有對聖經文本相當熟稔，才能做出這樣的考察。但高利克所留意的，也只是《復仇（其二）》當中的耶穌基督的痛。至於耶穌基督的恨、耶穌基督的喜，則未置一辭。褚瀟白敏銳地意識到，在基督教思想傳統裏，受難、受苦，其與幸福、快樂之間，很早就以一種悲壯的方式關聯在一起。^④安提阿的

^① 【俄】安德列耶夫：《撒但日記》，何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9頁。[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 *Дневник сатаны*, trans. HE Qiao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6), 129]

^② Leonid Andrejew: *Judas Ischariot und die andern*, trans. Otto Buek (Berlin: J. Ladyschnikow 1909), 9-102; L. N. Andreyev: *Judas Ischariot. Forming, with Eleazar (Lazarus) and Ben tobit, a Biblical Trilogy*, trans. W. H. Lowe (London: Francis Griffiths, 1910), 1-154.

^③ 【斯】高利克：《在客西馬尼花園與骷髏地之間：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耶穌受難日》（劉燕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1期，第141頁。[Marián Gálik, “Between the Gethsemane Garden and the Skull Hill: Jesus’ Crucifixion Da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LIU Ya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11 (2013): 141.]參見：高利克：《翻譯與影響：聖經與中國現代文學》，劉燕編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54-255頁。[Marián Gálik,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The Bibl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mpiled by LIU Ya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254-255.]

^④ 褚瀟白：《以身體書寫復仇：論魯迅復仇（其二）對“耶穌受難”的重寫》，《學術月刊》2023年第9期，第154-155頁。[CHU Xiaobai, “Using the body to write revenge: On Lu Xun’s Revenge (II) and the Rewriting of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Academic Monthly*, no. 9 (2023): 154-155.]

依格納修 (Ignatius of Antioch) 的“追隨基督”或“摹仿基督”之論，正是這一觀念的神學表達。這樣說來，魯迅所寫耶穌基督受難時的“大歡喜”，單就喜本身而言，未必是與基督教固有觀念格格不入的。魯迅的特殊之處恰在於，除了寫耶穌基督的痛，還寫到了耶穌基督的喜、耶穌基督的恨。擺在面前的問題便是，魯迅何以這樣重寫耶穌基督的受難，為何把恨與喜放進耶穌基督受難書寫當中——又或者，究竟出於怎樣的考慮，在重寫耶穌受難、描寫耶穌基督的痛的時候，魯迅還寫到了耶穌基督的恨，以及耶穌基督的喜。

二、藤井省三的指引

“大歡喜”是一個有明顯佛教色彩的用詞，佛經之中常有“大歡喜”之語。以《無量壽經》而論——《無量壽清淨平等覺經》（禮佛現光）第三十八“唯是眾寶莊嚴，聖賢共住。阿難及諸菩薩眾等，皆大歡喜，踴躍作禮，以頭着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以《法華經》而論——有《正法經》第五“請佛如來登斯座已，即於佛前異口同音說伽陀曰：我今為佛廣敷設，殊勝寶座及妙衣，願佛悲愍諸天人，如其所應登寶座。若佛如來登座已，宣說正法趣彼岸，六種振動於世間，一切皆生大歡喜……”，有《正法經》第三十一“爾時世尊告舍利子言：彼勇猛受王童子得聞如是往昔相應所修之行，生大歡喜，與自眷屬八十俱胝同發淨信捨家出家……”等等。考慮到《野草》出現了許多佛教用詞，如“大火聚、伽藍、佈施、三界、地獄、曼陀羅花、牛首阿旁、劍樹、一剎那”等，^①也就有理由認為，《復仇（其二）》使用的“大歡喜”（以及《影的告別》裏的“黃金世界”等）應是佛教用詞。

^① 竺建新：《思想啟迪·智性敘事：論魯迅與江南佛學之關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77頁。[ZHU Jianxin, "Thought Inspiration·Intellectual Narrative: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u Xun and Jiangnan Buddhism,"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77.]

“歡喜”一語也常見於佛教，《佛本行集經》當中隨處可見“心生歡喜”，《華嚴經》卷十九“十行品”還以“歡喜行”為菩薩摩訶薩“十種行”之第一行、卷三十四“十地品”以“歡喜地”為菩薩摩訶薩智地“十種”之第一地。就此而言，將《復仇（其二）》同《華嚴經》關聯起來進行理解，也是順理成章之事。關於“歡喜行”，《華嚴經》有進一步解釋——“假使於念念中，有無量無數眾生詣菩薩所，白言：仁者！我等貧乏，靡所資贍，飢羸困苦，命將不全。唯願慈悲，施我身肉，令我得食，以活其命！爾時，菩薩即便施之，令其歡喜，心得滿足。如是無量百千眾生而來乞求，菩薩於彼，曾無退怯，但更增長慈悲之心。以是眾生咸來乞求，菩薩見之，倍復歡喜……”。不難看出，“歡喜行”當中的“歡喜”，主要是指菩薩惠施而令眾生歡喜，同時也自感歡喜。而順沿這一思路，很容易就可察覺到，《復仇（其二）》之所談，意味明顯不同。在魯迅這裏，耶穌基督的“歡喜”“大歡喜”，被措置在向“眾生”、向圍觀者“復仇”的境遇裏。

可喜的是，已有研究者留意於此。魯迅在充分吸收“歡喜”“大歡喜”這些佛教用語的深邃內涵的同時，又依據自己個人對“現代性”的思考對之作了改造。^①這裏需要補充的是，事情可能要比如此呈現出來的模樣稍複雜些。魯迅此前在翻譯外國文學的時候，已然移用“歡喜”“大歡喜”這些佛教用語來翻譯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小說當中的相應文字。由此也就要說，未必是魯迅深諳這些佛教用語的意味，既用它們來翻譯阿爾志跋綏夫的文字，又用它們來寫作自己的文字，而或是另一種可能性：為“歡喜”“大歡喜”所包裹着的阿爾志跋綏夫小說相關內容，也有可能與《復仇（其二）》形成某種不容易察覺到的淵源關

^① 周維東、郭鵬程：《“大歡喜”的現代意義與魯迅意義：以復仇為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67頁。[ZHOU Weidong, GUO Pengcheng,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Great Joy’ and Its Meaning in Lu Xun’s Works: Centered on Reveng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9): 167.]

係，為《復仇（其二）》如此這般移用、改造這兩個佛教用語作了鋪墊。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1982年發表的文章裏，已然將阿爾志跋綏夫小說《工人綏惠略夫》魯迅譯本裏的“大歡喜”，同魯迅本人作品裏的“大歡喜”關聯起來，只是其所關聯起來進行討論的，主要是魯迅的《復仇》——確實，《復仇》也談到了“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2：176-177）。文章一共四節，此內容出現在第一節。而該文第一節曾單獨翻譯成文，發表於1987年。“在逃亡中，瀕臨絕境即將喪命的綏惠略夫的幻覺場面”，在藤井看來“和魯迅的《復仇》的畫面構成十分相似”——綏惠略夫在幻覺中看到“兩個黑影人”在對峙，在綏惠略夫“作為革命家的全生涯中”，這兩個黑影人“一直是潛存的謎”，綏惠略夫感覺到“如今可是解開這個大秘密的時刻了，人在無可挽回地失掉正氣之前，必有此大歡喜，這個大歡喜的品味不容許任何事物與之相比”，於是藤井順勢概括指出，“大歡喜這個語匯”在魯迅《復仇》裏表現男女之間的“頂級感覺”（日語原文是男女間のエロテイシズムとサテイズムの絶頂感覺），在阿爾志跋綏夫那裏原本則是表現“綏惠略夫悟出了革命家生涯的虛無，即將沉入絕望深淵之中的那種異常緊張之感”。^①

^① 【日】藤井省三：《〈復仇〉和長谷川如是閑以及阿爾志跋綏夫》，柳青娘譯，《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2期，第12-13頁。[Fujii Shozō, “‘Revenge’ and Nagashima Yoshioji and Zolaiperovitch,” trans. LIU Qingniang, *Current Trends in Lu Xun Studies*, no. 2 (1987): 12-13.]這篇中譯文，其實是藤井省三1982年發表的論文第一節的翻譯。參見：藤井省三：魯迅における「詩人」像の崩壊——「野草」中の《復讐・希望》諸章の形成をめぐっ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34輯（1982），第209-210頁。[Shozo Fujii, “The Collapse of the ‘Poet’ Image in Lu Xu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pters ‘Revenge’ and ‘Hope’ in Wild Grass,” *Bulletin of the Sin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no. 34 (1982): 209-210.]日語原文經過增改以後，成其為藤井省三1986年出版的著作《魯迅：故鄉的風景》的第三篇“復仇的文學”。這篇作為“章節版”的“復仇的文學”，後來也翻譯成中文，收錄在1997年出版的藤井省三論文集《魯迅比較研究》（陳福康編譯）裏。1987年那篇中譯文，當然與1986年“章節版”的日語出入較大。藤井本人又始終是用1986年“章節版”日語來衡量它，而淡忘了自己有過一篇發表於1982年的文章。哪怕後來終於有所釋懷，也還是以這一點為前提。參見：藤井省三：《舊事重提：憶柳青娘（梅娘）編譯拙論復仇和長谷川如是閑以及阿爾志跋綏夫》，載邵元寶編：《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同前，第443頁。

就阿爾志跋綏夫小說第十四節而言，確切地說，特就其中所述綏惠略夫“幻覺”或夢幻而言，仔細察看魯迅的翻譯，“大歡喜”一詞其實只出現一次——“綏惠略夫似乎遇到可怕的一擊，醒了睡。有一樣非常的事出現了：他瞬息間全不明白，他在那裏，他是如何；狂熱的大歡喜的侵襲，主宰了他，他的心彷彿是一個容易破碎，脆的玻璃的器皿了”（譯1：208）。^①魯迅翻譯《工人綏惠略夫》，底本主要是德譯本。與“大歡喜”對應的德語，是現在往往會翻譯成“狂喜”的Ekstase。^②此外，在魯迅翻譯的這部分內容裏，還有三處出現“無量的狂喜”“無可比方的大安樂”“逾量的狂喜”，從漢語表達來看，意思與“大歡喜”較接近——與“狂喜”對應的德語是Entzücken，與“大安樂”對應的德語是Seligkeit。藤井省三所說的綏惠略夫的“大歡喜”，在魯迅的翻譯裏其實是“無量的狂喜”——魯迅的翻譯是，“綏惠略夫用了驚人的速率飛向他們。大秘密的接近，這於他便要揭開，他的心充滿了無量的狂喜了”（譯1：208）。陳福康在翻譯的時候也注意到，藤井這番話與魯迅本人給出的翻譯是有出入的。^③不過，藤井省三的失誤，倒也無傷大雅。“充滿了無量的狂喜”所指涉的，恰好就是“狂熱的大歡喜的侵襲”所指涉的。

魯迅的《復仇（其二）》，其實也為藤井省三所留意。文章第四節寫到，綏惠略夫的“幻覺”作為《復仇》的“原畫”，同樣也與《復仇

^① 魯迅：《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8頁。以下均將在正文裏直接標以“譯”及卷數、頁碼。[LU Xun, *Lu Xun yi wen quan ji*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208.]

^② M. Artzibaschew, *Revolutionsgeschichten*, trans. S. Bugow u. André Villard (München und Leipzig: Georg Müller 1909), 129.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綏惠略夫》日譯本此處譯作彼は熱狂の有頂天に陥つた，“有頂天”實際也是一個佛教用語。參看アルツイバーセフ：労働者セキリオフ，中島清譯，東京：新潮社1919年（大正8），第162頁。

^③ 【日】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陳福康編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6頁。[Fujii Shozou,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trans.ed.s. CHEN Fuka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116.]

（其二）》所寫“十字架上的耶穌”大有關聯。^①可惜只是一筆帶過，更沒有結合“大歡喜”來談。與《復仇》裏的“大歡喜”相比起來，《復仇（其二）》的“大歡喜”與綏惠略夫的“大歡喜”之間關聯更深、也更直觀。阿爾志跋綏夫筆下的綏惠略夫、魯迅筆下的耶穌基督，都是在生命走向終點之時有了“大歡喜”。除此以外，這裏甚至還應提醒，在《復仇（其二）》“大歡喜”與綏惠略夫“大歡喜”之間建起聯繫以後，可以更好地將《復仇》同綏惠略夫關聯到一起。《工人綏惠略夫》裏面有“大歡喜”之感的是觀看兩位對峙者的綏惠略夫，《復仇》當中有“大歡喜”之感的則是被觀看的兩位對峙者——何以能夠形成如此轉換，《復仇（其二）》恐怕才是關鍵。接下來將首先從《工人綏惠略夫》第十四節的對峙之夢說起。

三、綏惠略夫的夢

夢境裏的那場對峙，確實就像藤井省三指出的那樣，是對福音書魔鬼試探故事的改寫。原本是魔鬼把世間榮耀，籠統地展示給耶穌基督看，以期換來他的歸順；“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太4：9）。綏惠略夫的夢裏，魔鬼沒有直接出場。單純是耶穌基督直面世間榮耀，世間的榮耀被具象化為一位與啟示錄“巴比倫大淫婦”相類似的放蕩女性。她毫不掩飾地稱自己就是“世界的惡”，並宣佈耶穌基督的結局是“人們要將你釘上十字架去，因為我比你更其美，更其明白”（譯1：209）。她也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目的——她希望以此激起耶穌基督的憤怒，甚至挑釁性地要讓耶穌基督把她推到深淵裏、把她消滅。這樣說起來，敗壞耶穌基督的方式，便出現重大變化。原來的魔鬼試探故事，無論馬太福音、還是路加福音，都是以誘惑為關鍵詞——用

^① 藤井省三：魯迅における「詩人」像の崩壊——「野草」中の《労働・希望》諸章の形成をめぐって，第217頁；【日】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第124頁。

世間榮耀的美與魅打動耶穌基督，或者說，讓耶穌基督擁抱世間、讓耶穌基督墮下。綏惠略夫這裏則變成，催促耶穌基督徹底地否定世間。然而，耶穌基督識破這是魔鬼的計謀，並未為其所動。“孤寂者的嘴唇忽然動彈了。帖在唇上的短鬚顫抖着，他又睜開了眼睛。兩眼是冷靜明亮而且眺着遠方，似乎這透徹的眼光通過了虛空和永久。‘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歡樂我以為都不是有罪的行為！在我這裏惡不能得勝！離開我罷，惡魔！’”（譯1：209-210）。對於耶穌基督這番回應，綏惠略夫夢境裏的綏惠略夫本人，持着完全不能夠認同的態度——“他用了絕望和憤怒和苦痛的咆哮，大叫起來，伸了孱弱的手：‘你錯了……錯了……錯了……’”（譯1：210）。

以整部《工人綏惠略夫》的描寫為依託，很容易就可看出綏惠略夫（至少首先）明顯是由於不能夠認可“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歡樂我以為都不是有罪的行為”這句話，而激動地認為耶穌基督的話是錯的。這位在奔走中已然變得偏激的革命者，自小說開篇起就偏執地認為，世間是惡的、人是惡的，世間的一切幸福、歡樂是可恨的，幸福、歡樂的人是可恨的。正由於此，他和阿拉藉夫剛一認識就出現了爭論。面對堅稱“實在憎惡人類”、也不相信人類能達到美好“黃金時代”的綏惠略夫，阿拉藉夫情不自禁地驚呼這樣的想法“實在是惡魔般的不信仰”（譯1：146-147）。正由於此，綏惠略夫走在大街上，便突然對前方男子起了殺心，然後又以饒恕者的姿態控制住了自己。他內心裏的感受據說是這樣的：“如果有怎麼一個幸福者，飽滿者，在我面前走，我說：他這飽滿，這幸福，這活着，就只因為我允准！”又或者“各人都有生存的神聖權利這種可憐的話柄，在我面前現在早不能成立了！我便是你的生命的主人！”（譯1：161-162）。同樣地，正由於此，當最終無法脫身之時，綏惠略夫便有了復仇式的衝動，在劇院裏肆意射殺觀眾。“綏惠略夫瞥見了許多回顧的驚怖到幾於發狂的臉，於是又抱了不可想像的愉快，從新的開槍，但這次卻有了計算，瞄着密集的大眾的中央了”（譯1：213）。換言之，對綏惠略夫而言，“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歡樂”，

他以為都是“有罪的行為”。

這般憎恨人類、這般厭惡世間幸福與歡樂，當然是由於綏惠略夫眼見得，他自己、還有同志們，給人們謀福祉以至於捨生忘死，卻不曾得到人們的理解與支持。獨異個人與庸眾的對比，還有獨異個人的受迫害、愚昧庸俗之人的圍追，是魯迅着意予以描畫的內容，在阿爾志跋綏夫那裏也有犀利描寫。就在夢見那場對峙之前，同樣也是在第十四節裏，苦澀回憶泛上綏惠略夫心頭——“他合上眼睛，便看見街上的群眾，人臉浮出，人手向他伸來。又有人射擊他兩回；但這事幾乎並沒有鑄在他記憶上，也許是想像罷了。一個別的印象非常怖人，卻於他總是忘懷不得。當他在或死或生的追逐裏，凡所遇見的一切，個人都是仇仇，沒有一人肯想隱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條路，倘沒有臉上現出暴怒，倘沒有擋住去路而且伸手要捉住他，那就確鑿還只是無關心或好奇的人，不過觀看那獵取人類罷了。對於這些事的回憶，是最鋒利的，而且燒着他的靈魂，較之記起那追捕的人的臉來，尤為苦痛，他於那些人們是全不加甚麼想像的了。這只是非人格而且盲從，跟在他後面如一群練就的獵狗”（譯1：207）。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曾分析說，許多俄國革命者轉向激進立場，甚至投身恐怖活動，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未能在民眾那裏收獲共鳴。^①阿爾志跋綏夫筆下這位綏惠略夫，恰可算是一個印證。誠然，綏惠略夫的激進更顯極端，竟把復仇的火焰噴向民眾。如此極端的做法，也是魯迅完全不能夠認同的。他明確地說，“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

^① 別爾嘉耶夫寫到，“人民很難接受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背離的知識分子的教育。所有這些都使民粹主義遭到打擊，並促使他們轉向政治鬥爭和恐怖活動”。參見：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雷永生、邱守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18頁。俄語原文是И народ плохо принимал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ему предлагал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чуждая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верованиям народа. Все это наносило удар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у и объясняет переход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и террору, 中文翻譯是準確的。參看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Paris: YMCA-Press, 1971), 120。

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3：376）。

耶穌基督與那人格化、同時也妖魔化了的“世間”之間的對峙，對綏惠略夫而言是極重要的。他感覺到這對峙，包含着“他全生涯的謎”（譯1：208）。綏惠略夫的“全生涯”，若談得上有“謎”一樣的東西，當然就是指從一位全身心地愛着“世間”的革命者，變成一位徹底否定、憎恨“世間”的復仇者。第十四節的對峙之夢，其實是小說當中第二場被敘述的夢。此前第十節還有一場夢，綏惠略夫在夢裏與夢中來客交談。夢中來客對他的評價是，原先“盡了你天職的全力愛着人類”，可現在，那“明亮的感情”，那“對於最後的勝利”懷着“確信”的“感情”卻“昏暗而且生病了”（譯1：189）。言下之意，綏惠略夫出現了由愛而憎的大變化。夢中來客這番話，儼然是在對綏惠略夫的“全生涯的謎”進行展示。不過，夢中來客又堅持認為，綏惠略夫現在的憎，依然是以愛為依託。倘不是還在愛着人類，就不會這樣鮮明地憎恨。綏惠略夫對此完全不能夠認同，哪怕這只是夢裏面的那位綏惠略夫。^①就對峙之夢而言，對峙的情境可算是“全生涯的謎”的一種象徵性的展示。由於耶穌基督出現在其中，這象徵性的展示便包含着先前那場夢裏所無法容納的意味。綏惠略夫不能夠認同夢中來客，大概可視作是爭辯而已。綏惠略夫向耶穌基督發起挑戰，把他本人的徹底否定世間的看法呈現在耶穌基督面前，則直截了當地將話題提升到原則層面——神聖者如耶穌基督對於世間，原來還抱着不切實際的錯誤認識。這意味着，綏惠略夫徹底地、以一種隱密的方式（畢竟只是在夢裏）公開地站到了耶穌基督的對立面。其所感到的“大秘密的接近”、乃至“揭開”，其所感到的真

^① 《工人綏惠略夫》寫到，“……但其時有誰用了沒有響的單調的聲音對他說：‘你的憎惡，你的狂亂的計畫，也仍不外乎你所罵詈的這廣大的，犧牲一切的愛……’。‘這並不是真的！’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的努力反對轉去，像有一個過度的重負壓在胸上似的。‘這不是愛……我不要愛！……’”（譯1：189）。

正的歡樂，感到“無量的狂喜”、感到“狂熱的大歡喜的侵襲”，正來源於此。

四、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

很容易就可看出，魯迅《復仇（其二）》裏面的“恨”，“喜”、確切地說是“大歡喜”，還有“耶穌基督”本身，這些重要元素都共存於阿爾志跋綏夫對綏惠略夫的對峙之夢所作敘述裏。這是到目前為止將其它可能有關的文本，同《復仇（其二）》結合起來進行探討的做法所不能夠展示的效果。就此而言，藤井省三的指引確實是可信賴的。在阿爾志跋綏夫那裏，恨是綏惠略夫的恨、喜是綏惠略夫的喜，阿爾志跋綏夫的耶穌基督是懷恨又歡喜的綏惠略夫所挑戰、所拒絕的。阿爾志跋綏夫的耶穌基督本身沒有表露出任何與恨或喜有關的跡象，好似是超脫了世俗情感的。魯迅則把這些原本屬於綏惠略夫的情感，挪來交給耶穌基督。於是自合理推斷說，魯迅不啻是把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刻畫成一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或者說，將耶穌基督“綏惠略夫”化。

最先將綏惠略夫同《復仇（其二）》關聯起來並作詳細論述的，是日本學者中井政喜。中井政喜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裏指出，魯迅1920年開始翻譯發表的這篇俄國小說的主人公綏惠略夫，魯迅本人1924至1925年間創作的那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尤其是《復仇》裏那對男女、《復仇（其二）》裏的耶穌基督、《孤獨者》裏的魏連殳，共同構成一個“受挫的改革者”譜系。這些“受挫的改革者”的核心特點是，以一種自毀、甚至自虐的方式進行復仇。^①換言之，魯迅的耶穌基督在中井政

^① 中井政喜：魯迅の復讐観について，野草26（1980），第84頁。[Masayoshi Nakai, "On Lu Xun's View of Revenge," *Yaso*, no. 26 (1980): 84.]文章已有中譯，參見：【日】中井政喜：《魯迅の復讐観》，許丹誠譯，《華文文學》2010年第2期，第84頁。日語文章後來收入中井2006年出版的論文集《魯迅探索》裏，該書也已經有了中譯本。參見：中井政喜：魯迅探索，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103頁；【日】中井政喜：《魯迅探索》，盧茂君、鄭民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第89頁。

喜那裏，已然是一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並且，這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的痛、喜與恨，合到一起所展示的是一種自毀式的復仇觀。只是中井政喜未能更進一步，不曾對《工人綏惠略夫》第十四節的對峙之夢與《復仇（其二）》之間關聯有所留意。藤井省三對“大歡喜”、綏惠略夫有所關注，並論及魯迅復仇觀，卻沒有實質性地談到《復仇（其二）》，這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這樣說起來，這裏所做的工作便可以說是，在藤井省三的啟發下，接續中井政喜的做法，重新將魯迅的耶穌基督設想為一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

就綏惠略夫本身而言，當其做着對峙之夢的時候，雖身處一種為死亡所威脅的狀況，但並非真的瀕臨死亡。他的恨、喜，在此情境中沒有與死結合在一起。最後被困劇院的時候，情形已有大不同。他情知無法脫身，感覺到了“逼近的無可逃的死”（譯1：212），以至於“抱了涼血的殘暴的歡喜，施行復仇了，為了那許多他自己時常遇見的，損害，苦惱，和被毀的生活”（譯1：213）。恨、喜與死，真切地形成一種結構性的關係。此種結構性的關係，在阿爾志跋綏夫這篇小說裏還出現在亞拉藉夫英勇犧牲的場景裏——亞拉藉夫“全身是洋溢的喜歡，準備了，無限的射擊和殺戮”，以及“‘死，’絕望的聲音在他這裏模胡的說”，還有“暢快的，復仇的憎惡，無可按捺的衝上他的喉嚨來了”（譯1：199）。亞拉藉夫、綏惠略夫持着截然相反的世界觀，前者信奉“愛”、後者信奉“恨”。陷入瀕死困境時，他們兩位激發出來的本能、情感卻是相同的。這顯然是作家有意為之，也是讀者很容易就會留意到的事情。這意味着，魯迅的耶穌基督若真是一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則其必定在以綏惠略夫的對峙之夢為依託的同時，還關聯着奮勇抵抗的綏惠略夫，以及奮勇抵抗的亞拉藉夫，或者說，那位在奮勇抵抗的時候悄然變得好似綏惠略夫的亞拉藉夫。

奮勇抵抗的綏惠略夫的歡喜、奮勇抵抗的亞拉藉夫的歡喜，直接關聯着抗爭、復仇。做着對峙之夢的綏惠略夫的歡喜，同樣也關聯着抗爭——若更進一步說成是復仇，或許也無不可。魯迅的耶穌基督的喜、

“歡喜”，還有“大歡喜”，也經常被當成是耶穌基督的復仇來看待。魯迅的原話，前面已引用過——耶穌基督“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其中較關鍵的內容，是“玩味着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丸尾常喜認為，其意是指“耶穌把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當做自己的悲哀，把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的歡喜當做自己的歡喜來體味、從而品嚐了作為神之子的自己被釘死的歡喜”，並將此理解為“魯迅理解的耶穌的復仇”。^①丸尾常喜所說的“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的歡喜”，其意既然是人們因“神之子”要被釘殺而歡喜，便可與片山智行在解釋的時候所引《記念劉和珍君》那句“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②參照，不啻是指人們歡喜、“快意”於“神之子”的被釘殺或“苦痛”。

可實際上，耶穌基督在被釘的痛苦中所玩味的悲哀、歡喜，直截了當地就是耶穌基督本人所感到的悲哀與歡喜。確切說來，在魯迅的耶穌基督看來，人們居然釘殺“神之子”、這是何其悲哀的事情，由於人們釘殺“神之子”，所以“神之子”被釘殺，這則又是何其歡喜的事情。由是觀之，魯迅的耶穌基督的歡喜、“大歡喜”，首先必定是關聯着因耶穌基督自己要被釘殺而感到歡喜，也就是說，首先關聯着耶穌基督自己的死。這樣進行解讀，恰與《野草》成書之時魯迅所寫“題辭”當中

^① 【日】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秦弓等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Moriya Katsuhisa, *Shame and Recovery: Cries and Wild Grass*, trans. eds. QIN G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9.]參見：丸尾常喜：魯迅『野草』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120頁。

^② 【日】片山智行：《魯迅野草全釋》，李冬木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9頁。[Shigeru Hatai, *Lu Xun'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ild Grass"*, trans. LI Dongmu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9.]參見：片山智行：魯迅「野草」全釋，東京：平凡社，1991年，第71頁。

的文字形成呼應。魯迅化身為野草本身，痛快地暢想着“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1：163）。野草的“大歡喜”，同樣也是結緣於野草自己的死與朽。如此說來，魯迅的這位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的喜，固然受啟於綏惠略夫的喜，意味卻已有所不同。喜、死與復仇，這三者之間的關聯，在綏惠略夫那裏是因死（或因將死）而復仇、又因復仇而喜，在魯迅的耶穌基督這裏則是以死而復仇、又因死而喜。魯迅的耶穌基督的因死而喜，悄然間又與基督教本身的傳統觀念形成呼應。^① 綏惠略夫似的耶穌基督，終究並非綏惠略夫。

^①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曾指出，所謂魯迅的耶穌基督偏離了正典裏的耶穌基督又或者正統神學觀念裏的耶穌基督，其實只是膚淺之見。拘泥於基督教的特定教義、拘泥於“作為教義”的基督教，確實會覺得這裏存在着偏離。可要是把基督教理解為一種活的精神，或“作為文化”的基督教，則恐怕就要說魯迅的耶穌基督是那位真正屬於基督教的耶穌基督。參見：伊藤虎丸：《魯迅思想の獨異性とキリスト教--近代文化の受容をめぐる》，東京女子大學附屬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通號49（1988），第67頁。之後文章作為附錄，收進伊藤虎丸著作《魯迅與終末論》的中譯本裏。參見：【日】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李冬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302頁。[Toramaru Ito, *Lu Xun and Eschat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Realism*, Trans. LI Dongm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302.]伊藤虎丸的探討，固然是要對高田淳的闡述進行糾正，卻着實具有啟發意義。魯迅對耶穌基督因死而喜的刻畫，恰可理解為與“作為文化”的基督教相稱。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ndrejew, Leonid. *Judas Ischariot und die andern*. Translated by Otto Buek. Berlin: J. Ladyschnikow, 1909.
- Andreyev, L. N. *Judas Ischariot. Forming, with Eleazar (Lazarus) and Ben Tobit, a Biblical Trilogy*. Translated by W. H. Lowe. London: Francis Griffiths, 1910.
- Artzibaschew, M. *Revolutionsgeschichten*. Translated by S. Bugow u. André Villard. München und Leipzig: Georg Müller, 190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俄】安德列耶夫：《撒但日記》，何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 *Дневник сатаны*., Translated by HE Qiao.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6.]
- 陳龍斌：《馬可福音的結尾：從魯迅復仇（其二）談起》，《聖經文學研究》2013年第7輯，第239-261頁。[CHEN Longb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spel of Mark: Starting from Lu Xun’s Revenge (II).”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no. 7 (2013): 239-261.]
- 褚瀟白：《以身體書寫復仇：論魯迅復仇（其二）對“耶穌受難”的重寫》，《學術月刊》2023年第9期，第152-160+169頁。[CHU Xiaobai. “Using the body to write revenge: On Lu Xun’s Revenge (II) and the Rewriting of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Academic Monthly*, no. 9 (2023): 152-160+169.]
- 【斯】高利克：《在客西馬尼花園與骷髏地之間：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耶穌受難日》，劉燕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1期，第134-143頁。[Gálik, Marián. “Between the Gethsemane Garden and the Skull Hill: Jesus’ Crucifixion Da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LIU Y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11 (2013): 134-143.]
- 【美】吉拉爾：《替罪羊》，馮壽農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Girard, René. *Le Bouc émissaire*. Translated by FENG Shouno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
- 劉雲：《復仇（其二）與耶穌的神人二性》，載《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郜元寶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451-466頁。[LIU Yun. “Revenge (II) and the Duality of Jesus as Both God and Man.” In *Ben wei he you zhi: ye cao yan suo xin ji*. 451-466. Edited by HAO Yuanb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 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Lu Xun. Lu Xun Quan Ji*, Vol.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5.]
- 魯迅：《魯迅譯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Lu Xun. Lu Xun yi wen quan ji*.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日】片山智行：《魯迅野草全釋》，李冬木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Shigeru Hatai. *Lu Xun'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ild Grass"*. Translated by LI Dongmu.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日】藤井省三：《〈復仇〉和長谷川如是閑以及阿爾志跋綏夫》，柳青娘譯，《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2期，第10-13頁。[Fujii Shozō. "'Revenge' and Nagashima Yoshioji and Zolaïperovitch." Translated by LIU Qingniang. *Current Trends in Lu Xun Studies*, no. 2 (1987): 10-13.]
- 【日】藤井省三：《魯迅比較研究》，陳福康編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Fujii Shozou.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EN Fuka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 【日】丸尾常喜：《恥辱與恢復：吶喊與野草》，秦弓等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Moriya Katsuhisa. *Shame and Recovery: Cries and Wild Gras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QIN G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YANG Jianlong. *Kuang ye de hu sheng: Zhongguo xian dai zuo jia yu jidu jiao wen hua*.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1998.]
- 【日】中井政喜：《魯迅探索》，盧茂君、鄭民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Nakai Masaki. *Study of Lu Xu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U Maojun and ZHENG Minqin.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周維東、郭鵬程：《“大歡喜”的現代意義與魯迅意義：以復仇為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64-169頁。[ZHOU Weidong, GUO Pengcheng.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Great Joy' and Its Meaning in Lu Xun's Works: Centered on Reveng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9): 164-169.]
- 竺建新：《思想啟迪·智性敘事：論魯迅與江南佛學之關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72-80頁。[ZHU Jianxin. "Thought Inspiration · Intellectual Narrative: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u Xun and Jiangnan Buddhism."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8): 72-80.]